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唐

德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二萬餘方士不食之。

言餌丹其子緘祕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

甲巳都虞侯王延貴

貝州字梁君人佐汝

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

謂絨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絨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絨掌事諸

君意何如眾莫對乃發喪守道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緇赴東者尋以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處儼

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裴延齡恣為詭譎處之不

寶可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于冀土中得銀十三

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之物請加推驗不許

虎曰名若以文玄字德祭南丹也王其主牛為兩名也詔使銀鑲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因與使者宴出元

易曰言言以哀滋州朗山人為丹徒三真五真為再言
二人在耳袁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

一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適茲樂唯

孫盡忠于唐異牟尋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真感方士之

言餌丹其子誠必下後受作爲飽直是求以戰事受

○郁震侯王延貴字君佐汝

系以義勇朝上。口包真之至。

置中使第五守進圭覲諍且以軍事安正冀守進至

謂咸亨朝王和相公肩假令王正寶權知軍事寺卿直發變行服咸亨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臧掌事諸

相人官

王正寶權知軍事。寺即直發喪。行服。咸驚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減掌事。諸

君意何如。眾莫對。絨乃發喪。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覘事。趣絨赴東都。尋以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虔儆。

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裴延齡志為詭譎，處之不疑。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一谷有木數

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萬物雖貴百萬有餘青一雖

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于冀土中得銀十三上

亦頗知延齡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具有寵。莫敢言。陸贄獨以身當之。上書極陳。

唐德宗皇帝

而正段雜貨更
安能久瘞不腐
可供支用此不
可以愚三尺之
童者而德宗高
欲資以聞外事
聞徹甚矣

租庸調變為兩
稅在唐時沿習
歲久其勢亦難
驟更替欲改賦
錢而復徵穀絹
是徒泥故冊陳
是徒泥故冊陳

延齡姦詐數其罪惡謂亮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跡其姦處日長月滋移東就西便為謀續取此適彼遂號美
餘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唐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趙憬之入相也
指無為有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

贊實引之既而有憾于贊事見前密以贊所譏彈延齡事告之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

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贊為太子賓客贊為相當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

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夫關東成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機而東
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既鮮

克先登者取怨于士卒憤軍無裨備禦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而不知實使身軀節度矣虜每入寇將帥
眾張威勢推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而不知實使身軀節度矣虜每入寇將帥

于兵眾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劃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
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于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數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

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法于應
邊軍去就裁斷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于不均矣自頃

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
謂機失于遙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成卒願留及舊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羅寇至

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之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
咸茲盜虛浮之費以豐財力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之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

秋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登進以慰庸黜退以懲過二官無大小必自選賢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則或
給取人不得聚實之士贊又諫曰登進以慰庸黜退以懲過二官無大小必自選賢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則或

不驗所行進退隨受憎之情離合一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
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述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為各而不考忠邪稱慝則付任逾濫在明鑒大度御之有

道而己以一言稱恆為能而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為各而不考忠邪稱慝則付任逾濫在明鑒大度御之有
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虛實之內無成功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雅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條

其論兩稅之弊略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雅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條
圖墮壞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應中一年科

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墾增其稅不以墾墾減
兩稅之立雖多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墾增其稅不以墾墾減

其稅則猶種多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墾增其稅不以墾墾減
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

所遺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應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
是徒泥故冊陳

是徒泥故冊陳

是徒泥故冊陳

所便且有不得
不易錢而為銀
者夫民主利病
特在司牧者調
劑而善取之可
耳若銀錢穀絹
不過異名同實
耳理之不得其
人皆足病民亂
政弊前後奏議
多達國體此則
不免過腐為並
存而別白之實
不害其賢也

監軍以留後連
除為市恩之端
留後即以監軍

稍行均減以救窮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略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兩稅者令租
出穀庸出絹調出錢布帛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
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
今時價加賤減價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關田為課課畧曰復條
者早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通逃為理定捨彼適此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
往忽來者又以復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
課戶口比較應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略曰蠶事方興已輸繭稅農功未艾遽徵穀租上司之繩責既
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
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微重于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贊以上知待之厚事有
不可常力爭之或規其太銳贊曰臨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曰臨

乙丑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唐置今別駕

裴延齡譖李元張滂李鉅黨于陸贄

元為京兆尹滂為鹽鐵使鉅為司農卿以職事

相開時證延齡之妄故惡之會皇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眾心其意非止欲中

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篋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別駕元滂

鉅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

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字退之河

陽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

拾遺王仲舒字宏中并補闕熊執易崔郾字處仁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

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闕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時朝夕相延齡

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勸哭于庭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

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尋改城為國子司業

五月以李說字藏甫淮安王為河東留後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

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自以有功于李說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

鑄印為報德之具朝廷惟其所欲恬不為怪監軍有印從此遂為例事貞元政治若此無怪乎強藩山關之交結橫行矣

畧為留後諸軍皆遷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眾不受定遠走喻城墜死

秋八月司徒侍中北平王馬燧卒莊武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閉門

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丙子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欲以悅其

意也

三月以李齊運將王暉之孫為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卧

家上欲有所除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王子之緒卒左右推季安為留後

六月以賈文場霍僂鳴為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

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字文明鄭州滎陽人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罷文場邪遂為著令

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廢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

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且是時賈

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以嚴綬族孫為刑部員外郎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三

省注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于常稅之外別自轉折以致貨財也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

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濟源人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

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綬以進奉上記其名尋遷河東行軍司馬不踰

年即授節度使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廣誠賄三司鞫之對曰所餽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渭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君載河中人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僂鳴薦押牙劉沐為行軍司馬時萬榮

子迺為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

中風昇出軍士欲斫守進迺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侯鄧惟恭清州匡城人執迺送京師詔以董晉為宣武節度

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晉晉受詔即與僂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

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惟恭尋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時朝議

柔仁恐不能集事乃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陸長源字泳吳人

八月乙未朔日食。

九月以李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

馬李說忘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而拜之曰非

豐州李端公唐人稱侍御史為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于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賈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

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眾二歲之後儲

備完實雄于北邊。

裴延齡死。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諫議大夫崔損常為延齡所薦上即以為同平章事崔損字至無元暉之從孫

冬十一月以韋渠牟連從為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

深居宮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翰林學士韋執誼京兆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

盈門實狡險倍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怵躁尤為上所親狎門道士講論于麟

德顯既而以儒士參之渠年竊談辯給上悅之由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年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四門博士旬日間遷補闕至是遂為諫議大夫

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幸皆庸鄙之士

丁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九域志環州方渠縣有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鎮環州三城上以方渠今慶陽府環縣是方渠廢縣及四鎮故址俱在今環縣

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鄴城鹽州用

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不減七萬不敢

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

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踰月三城

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謂皆如其素所慮之期也

以姚南仲華州下邽人為義成節度使初李復為義成節度使辟盧坦字保衡洛陽人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

理拒之盈珍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及是復卒詔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代之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

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

盈珍欲奪南仲軍政南仲不從故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後上徵盈珍還盈珍遣小吏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追殺南仲

吏以聞上異之南仲亦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壞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

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茂昭之弟為左衛軍尚公主茂宗許尚義章公主帝之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

遺將父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

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數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

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

德宗處置農夫
殿臣為一事尚
為近理乃既知
官市病民不意
禁止轉載于小
人邪說謂游民
仰以取給何情
憤乃爾

徵科擬字原應
並行不悖使遇
災傷為民請命
宜也設值歲稔
亦必盡去其賦
以為利民依古
無此治體史家
所載失之未詳

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王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者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獻十四年秋八月初置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九月以于頔字允元謹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由陝號觀察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陞襄州為大都督府從

之上晚年益務姑息頔所奏更無不關允頔嘗誦郭吉州刺史元洪職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青大重上因改洪吉州長史頔又恕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詔下頔怒已解復奏署舊職初襄州有縣器天下以為法及嶺南襄凡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吉州唐置今江西吉安府是端州隋置今廣東肇慶府是

吳少誠叛少誠遣兵侵掠壽州殺鎮遏使已而復寇唐州掠臨潁陳許留後上官沆時曲環卒沆以遣將救之

敗沒少誠遂圍許州朝廷以沆為節度使沆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字光後太諫止之少誠晝夜急攻昌

裔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下人給二練伏兵要巷見持練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貶陽城為道州注見刺史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隋置今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貶

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如請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關察使遣

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

中道逸去犯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

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眾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

至城自署其考
自擊于欽則不
免市名播激亦
太過矣其而往
案判官且載妻
子逃逐官箴又
可問邪

澠南之敗全義
罪無可解少誠
假監軍詭奏復
受朝命並不由
于招徠一任關
暨從中播弄掩

和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遵華正臣子久為宣武大將得眾心召之逆準引兵徑入汴州眾乃定遂以為節度使賜名曰全諒

以李錡國貞之子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于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

上由是悅之錡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

者謂之挽疆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

以韓弘滑州匡為宣武節度使劉全諒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

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吳少誠遣使與全諒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惡驅出斬之

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元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倡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弘卒無一人敢譴呼于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兵討之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于小澠水澠水亦作澠水經注

水東逕征羌城北合小澠水南流注于大澠水考征羌故城在今許州鄆城縣縣南有沙河下流至陳州府商水縣入于潁即古澠水也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于是始議

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諡曰忠武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

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暢暢三省注唐制凡奏事得可者皆過輒私喜

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與卒伍史失其先世為蔡州招討使夏五月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澠南澠水之南也大潰全義本

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于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全義素無勇略既為大帥每議

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

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地名在今陳州已而少誠襲擊全義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敗為功德宗信
之不疑且曲為
表白淮西禍逆
實由此釀之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為行軍司馬。

勅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劫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鄴為宣慰使。

鄴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比鄴還。愔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

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

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邇來欲何為。不運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藩勸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

曰。吾已密諭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杜兼字處弘。正倫五世孫。李藩字叔翰。趙州人。

秋九月。以李元素字太樸密之裔孫為義成節度使。義成節度使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

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眾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

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

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于上曰。

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復其官爵。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為

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

辛巳十七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以高固本渾瑊僕奴。城以齊有高固。因名之。為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欲奉寧州刺史劉南金為帥。南金曰。節

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命閉門不納眾。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軍能用吾言。

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毋殺我。毋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眾曰。劉君必挽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

至而殺之。上聞之。遣高品唐內侍官名薛盈珍往。詢軍情。盈珍遂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固宿將。以寬厚得眾。前使忌

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以其子士真代之

秋九月韋臯大破吐蕃于雅州唐置今為府屬四川

初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敕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遣將將

兵二萬分九道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圍維州唐置故城在今四川茂州

縣及昆明城唐縣後沒吐蕃今為鹽源縣屬四川寧遠府

明年吐蕃救維州臯擊敗之獲其將論莽熱吐蕃遣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四川兵據險設伏

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冬十月以韋臯為司徒南康王

壬十八年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通債詔自今毋得正牙奏事如有

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癸十九年夏六月以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眾宦官之勢益

盛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冬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元由鄭榮澤人同平章事時崔損卒齊抗罷相遂以郢珣瑜並同平章事

貶韓愈為陽山漢縣今屬廣東連州令

京兆尹李實恃恩驕傲為政暴戾務徵求以給進奉言于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

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

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甲二十年春正月以任迪簡京兆萬年人為天德軍防禦使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醢進迪

簡恐行酒者獲罪彊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遂欲奉以為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正牙聽政之所
假奏事以訟私
通庸鄙無知宜
加謹責然于令
甲固無損也乃
由此遂故舊章
美奮固嗟廢食

為人隱通國長
者之事若以醢
行酒強飲以美
這人之罪且飲

醴亦未必至嘔
血連兩持藉此
要結衆心矯情
飾偏諸軍士遂
隨其術中觀它
日之推奉代帥
肺肝如揭矣
叔文謂太子不
宜言外事語似
忠愛然其結黨
越政幾發召亂
乃知小人伎倆
其始必貌襲公
正以自結及其
得志營私植黨
遂無所不為觀
任文等蹤跡詭
祕陰為求速進
者標榜而文人
之無行者復為
羽翼構煽年不
可破憲宗鋤而
去之其斷制有
足稱者

秋八月以盧從史其先元魏時為昭義節度使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

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眾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

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因固辭兵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史

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

九月太子有疾初翰林待詔王伾杭州善書王叔文善書越州山陰人善書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

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

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

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

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字伯冲後更名質吳縣人呂溫字和叔李景儉漢中王瑒之子韓泰韓泰

字安平環陳諫史不言何所人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于吳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等定為死友而凌準字宗一程昇字師舉長安人等又

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及是太子始得風疾瘖不能言

酉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順宗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

由是得疾凡一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字從周等草遺詔宦官

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名純太子

宗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內西苑東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

太子即位以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

使決事伾入言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倡和

唐德宗皇帝

六

李師古發兵屯曹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集

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

界而為盜耶。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

之應。師古計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貶李實為通州。西魏置宋改達州。今州隸四川。長史。實殘暴。撻斂及貶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

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

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未聽謀議。汲汲如狂。相推獎。憫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于造

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伾亦尋為翰林學士。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

錢物。至有張羅網于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相聚飲于酒肆。賣

者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

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從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析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李吉甫字洪憲。栖筠之子。明州唐置。今浙

江甯波府是。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

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佑于貞元十八年春同平章事。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

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以武元衡字伯蒼平為左庶子。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

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侍御史實犀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

實怙恩挾貴氣益一時公當此時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上久疾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

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瀋英睿惡之。綱不復請書紙

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乃立瀋為太子。更名純。百官睹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

誦杜甫字子美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

國執誼諍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贄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

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叔文索飯執

誼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

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

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泰有舊書能決大事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

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唐縣今屬福州尉。宣化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

佑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伴食中書固無足責恥與珣瑜既素負重望目擊泰黨系政而不能制雖相次歸卧于國事何復范祖禹以知恥許之不可謂為論

執強附權倖進身至為相而諸事不能自主正坐一官相買耳黃裳數言自是誅心之論

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議故時為異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兵柄為叔文等所奪

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

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

文為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執恭為留後後賜名權

秋七月太子監國先是韋臯表請太子監國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

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俄而荆南裴均字君齊光河東巖綬戕表繼至意

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至是上亦惡叔文黨俱文珍等因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俱文珍等以黃裳滋皆舊臣故引用之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開縣是司馬叔文為渝州唐置今四川重慶府是司戶伾尋病

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是為憲宗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

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進

西川節度使南康王章臯卒諡曰忠武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

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

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卒畫像為土神祀之

夏經節度使韓全義致仕全義敗于激水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

夏經節度使韓全義致仕全義敗于激水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

致仕。

罷裴延齡所置庫。

遣使宣慰江淮。

以鄭餘慶字君業同平章事。貞元中。餘慶為相。以比戶部侍郎于頔字子容之坐貶。餘慶與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

州及上即位復以為同平章事。明年夏餘慶罷

始令史官撰日歷。劉名始見于此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

貶韓泰韓晔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記又貶泰等為諸州司馬

冬十月葬崇陵。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山

范氏祖禹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執政尤多。初欲削平僭叛。刻減藩鎮。一有奉天之難。而心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培克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

十一月。附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又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于貶。

十二月。以劉闢字太初為西川節度副使。韋丹字文明為東川節度使。先是韋臯卒。劍南支度副使唐六

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劉闢由支度副使表求旌節。尋授為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節度副使。綱目于闕求旌節。即作節度副使。諒今依新舊書及通鑑改正。

許以袁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吉州刺史。又以新嗣位

力未能討闢。因授闢節度副使。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

誰不為叛。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以鄭綱同平章事。綱由翰林學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丙戌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州人將兵討之。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

州。想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切于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編此之曰暨子當斬即上欲討闢而重

于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慝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

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神策

行營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字元明震討之時宿將甚眾皆自謂當征蜀崇文時屯長武城見

前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

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

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

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上

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

夜憂勤固不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不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

勞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擾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

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

之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誅之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

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瓌代北姓光進部後家太原及弟光顏

字光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兄弟在河東皆以勇敢聞後賜姓李氏

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